



孩子们在“团宝学堂”参加特色研学,用中草药制作辟瘟扇。



市民在宁波市非遗馆沉浸式体验海洋民俗。

三江口畔起新馆——

从“我办你看”到“全民共创”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彬

7月的甬城,暑气正盛。灵桥之畔,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768号,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全新亮相,正式向市民敞开大门。

开馆仪式的启动键交到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文化工作者和群众代表手中——深耕骨木镶嵌六十载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明伟、群星奖获得者孔燕、全国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章亚萍、浙江摄影影像奖得主李浙东、全国青少年艺术普及“美育之星”邵梦藩、宁波首批文化特派员黄小华……他们代表了这座“城市文化客厅”的共建者。

从药行街117号的老文化馆,到三江汇流处的文化新地标;从“我办你看”的传统场馆,到“全民共创”的开放空间,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的启用,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扩容,更是一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深层迭代。

从馆舍到客厅 让文化走进城市日常

走进中心一楼,6000平方米的非遗展厅里没有传统展馆的肃穆与距离感,有的是包裹身心的温柔与开放。

暖红的展墙衬着朱金漆木雕的万工轿,鎏金的花板在灯光下流转着细碎光泽,全榫卯无钉结构,由10余名工匠耗费上万工时打造而成,数百片可拆卸的花板上,刻满了戏曲人物与吉祥纹样。侧身而立的“梁祝传说”骨木

镶嵌九屏风同样引人注目。陈明伟带领团队耗时3年,以牛骨、黄杨木、螺钿为料,在九扇屏风中镶嵌出“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等九大经典桥段。不远处,长6.28米、重达4吨的“博物明州”巨型木雕铺展开老宁波的民俗长卷,402个人物、52组非遗项目藏在街巷市井之间,细看能找到宁海平调、象山渔鼓的鲜活身影。

数智非遗地图前,指尖划过屏幕,宁波市130余项省市级非遗项目的分布与故事便一一呈现;弧形大屏前转动船舵,渔民开洋节的祭海仪式、石浦渔港的千帆竞渡便在眼前铺展;戴上VR(虚拟现实)眼镜,能沉浸式观摩骨木镶嵌的百道工序;非遗工坊里,传承人现场演示灰雕、草编、金银彩绣,市民凑在桌边,跟着传承人穿针引线,指尖掠过彩线的瞬间,千年手艺便完成了一次当代传递。

从观众到主角 把舞台交给普通人

7月24日晚,宁波音乐厅的聚光灯亮起,“艺圆剧场·银龄艺韵”首场展演拉开帷幕。当华光艺术团民乐合奏《京韵》响起,台下观众不会想到,台上执二胡的毛长裕,70岁才从零开始学习,如今已十分专业;弹琵琶的周秀莉,64岁才接触这门乐器,夫妻俩相伴学习10余年,组建艺术团,带着一群退休老人从认简谱、练指法起步,一步步走上了专业舞台。“心不老,学习永远不晚。”他们说,艺圆剧场给了这份热爱一个郑重的安放之处。

同台演出的,还有75岁的徐玲和她的银发芭蕾舞团。作为原黑龙江兵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的主演,徐玲深耕芭蕾50余年,退休后专注于中老年芭蕾普及

教学。舞台上,身着白纱裙的舞者身姿舒展,踮脚、旋转、抬手,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半生的坚守。台下掌声响起时,聚光灯落在银发上,令人动容。

这就是“艺圆剧场”的初心——不设年龄、职业、功底门槛,只要怀揣舞台梦想,个人或团队都能免费申报。入选者不仅能使用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内的音乐厅专业场地与全套灯光音响,还能获得文化馆专业团队一对一的排练指导,优质团队则有机会参与市级文化交流活动。

“我们把舞台的主导权交出去,群众想演什么、怎么演,他们自己说了算。”该中心负责人说。从今年5月“心愿便利贴”活动收集市民诉求,到“艺圆剧场”落地,前后不足一个月;从群众写下“想办一场音乐会”的心愿,到专业场地、舞美、指导、宣传全链条配套到位,回应掷地有声。

剧场之外,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推出的“我要”系列全民共创计划,通过“艺普空间”小程序,开放“我要演出”“我要办展”“我要录音”三大核心通道。

10个共享艺普空间,涵盖书画室、舞蹈房、琴房、自习室,全部实行无人化管理,实名认证后线上预约、扫码入场,开放时间一直延续到晚上9点。不少文艺小分队,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排练、排舞、交流技艺,技艺精进后,她们又主动走进社区做公益教学,形成了“受益+反哺”的良性循环。

从观众席上的旁观者到舞台中央的主角,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让人们体会到:文化不是自上而下的输送,而是全民共建的共创。

打造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 “宁波样本”

一座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不在场馆有多宏伟,而在离市民有多近;不在展品有多珍贵,而在能滋养多少人的生活。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的探索,正是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力回应。

现代性,体现在服务理念的转变。传统公共文化场馆多以管理为核心,定规则、重秩序。这座中心从设计之初就以服务为内核,把用户思维贯穿全程,从预约方式、上课时间到空间布局,均让公共文化资源真正围着群众转,而不是让群众围着场馆转。

现代性,体现在数智技术的深度赋能。AI智慧馆员、数智地图、AI书法导师、AI魔镜舞蹈教练……随时满足市民的信息问询与辅助辅助要求。数字技术下沉到公共文化领域,没有变得冰冷,反而让服务更有温度,让更多人以更低门槛、更便捷的方式,接触艺术、亲近文化。

现代性,体现在全周期的服务闭环。在这里,市民能完成从入门学习到日常练习,再到创作展演的完整成长路径:零基础可以上公益培训课,日常练习能预约共享艺普空间,创作有录音棚、展厅支持,作品成熟后能登上艺圆剧场的舞台。从少年到老年,从兴趣萌芽到梦想绽放,全年龄段、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让公共文化服务成为贯穿一生的陪伴。

三江潮涌,文脉不息。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这座“城市文化客厅”,正在以开放共享的姿态,书写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宁波答卷。它告诉人们:公共文化服务从来不是“气氛组”。它的终极目标是滋养一座城市的精神气韵,点亮大众的文化生活。

(图片由宁波市公共文化中心提供)



图书馆里的星光

6月18日 晴

今天,阅览室里很少。不是人声鼎沸的吵,是盲文刻印机“嗡嗡”的轰鸣,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夏蝉,把我的世界搅出几分烦躁。我俯身于一堆即将寄出的盲文试卷前,指尖摩挲着那些凹凸的小点——像暗夜夜里闪烁的星座,每一颗星都有它的位置。窗外,蝉鸣正盛,与机器的声响交织在一起,奏出了一曲属于这个夏天的交响。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您好,是安徽省图书馆吗?我是盲人……”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迟疑,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电的是宇先生,他的盲用听书机坏了。说话的时候,他语气里满是焦急,那声音像是从一座孤岛上传来。我几乎能想象出当时的场景:他坐在家中,手指反复按着那个没有反应的按钮,像叩一扇不会开的门。

我挂上电话,关了机器,带上新听书机出发。心里想着,他的夏天正缺少了这片“蝉鸣”。

推开他家的门,一股淡淡的皂香扑面而来。屋子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窗台上的绿萝垂下一串串翠绿的叶子。他摸索着为我开了灯——一个看不见光的人,却记得为来访者点亮光明。明亮的灯光下,我看见他脸上绽放出温和的笑容,那笑容像深春的暖阳,不刺眼,却把人照得通透。

他接过新机器,那双看不

见的眼睛,仿佛精准地看向了。我一步一步教他使用,他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点头。临别时,他反复说着谢谢,说又能听书了。那一刻,他的声音不再是孤岛,而是有船靠岸的港湾。

回图书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守护?我们总以为,图书馆是书的殿堂。但对于宇先生来说,图书馆,或许只是一台能修好的听书机、一箱能寄到家门口的盲文试卷、一通有人接听电话。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瞬间——有人在乎你的焦急,有人听得见你的沉默。

回到馆里已是傍晚。夕阳的余晖斜斜地洒进来,落在那些等待刻印的盲文纸上。我重新启动那台“嗡嗡”作响的盲文刻印机,这一次,它不再像蝉鸣,倒像一颗心脏在有力地跳动。那些凸起的小点,在金色的光线投下细碎的影子,像一串串无声的密码,等待被读懂。

整理好书架,关灯,锁门。阅览室安静下来,但我仿佛还能听见白天的回响:机器的嗡鸣、电话的铃声,还有那句“谢谢你们,我又可以继续听书了”。

这份工作,其实就是守护这些声音——让盲文纸上的每一个凸点,都成为他们世界里不灭的星光。

(作者为安徽省图书馆陈梦莹)



陈梦莹(右一)正在培训暑期助盲助残志愿者。



《梦溪笔谈》: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

李 楠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写的一部综合性笔记体著作,其所包含的科学与技术科学史料之丰富,在整个中国古代笔记类著述中都罕有其匹。

梦溪著述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今杭州)人,仕途结束后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元祐年间在此写作《梦溪笔谈》。现今通行的《梦溪笔谈》版本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共分为十七个门类,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记录了活字印刷、切韵等众多内容,尤其关于石油记载的篇章,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名篇。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梦溪笔谈》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和“中国科学史的坐标”。

珍秘归统

《梦溪笔谈》最早的刻本为三十卷本,可根据南宋初年江少虞编的《皇朝

事实类苑》和明万历年间华亭陈继儒、秀水沈德先辑刻的《汇秘笈》本《补笔谈》推知。《补笔谈》为上下两卷,其编排则注明“补某卷”。从第二卷补起,一直补到第三十卷为止。南宋初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可见《梦溪笔谈》在宋代有两个系统的本子,分别为三十卷本和二十六卷本。但三十卷本散佚,二十六卷本流传至今。

二十六卷本《梦溪笔谈》,最早为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扬州州学所刻,今已失传。现存《梦溪笔谈》最早的刻本为元大德九年(1305)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本,该本据乾道本重刊,蝴蝶装,开本宏朗,小版框的设计又有留白,方便书院学子批注笔记,纸张坚韧耐藏,历经七百余年仍保存完好,为元代书院刻书之精品。目次前有沈括自序及古迁陈氏刻书序,署“大德乙巳春茶陵古迁陈仁子刊于东山书院并序”,序后附乾道二年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跋文。目次后有“茶陵东山书院刊行”八字题记,国家图书馆藏

此本曾藏铃有“东官书府”,此印文为九叠篆朱文方印,字形匀整、笔画盘曲,是典型的明初官印风格,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这枚印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懿文太子)的藏书印,是明初东官太子专属的藏书书识,另有“文渊阁印”为明内府藏书印,可见此书为明太祖灭元后接收的元代内府旧藏,之后转赐给太子朱标,清晰串联起了“元内府—明东官—明文渊阁”的递藏链条。又有“臣文琛印”“汪士钟藏”“汪士钟印”“汪振勋印”“平江汪振勋眉泉氏印记”“眉泉”“平阳汪氏藏书印”“读有用书斋”“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等多个藏书印,可见,此书清代中期已流出内府,先后为藏书家汪士钟、松江韩氏收藏,之后归入近代著名藏书家陈清华的“南归”藏书体系。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国家拨款专款从香港购回这部善本,现完整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古迁陈氏家藏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宋沈括撰,元大德九年(1305)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国家图书馆供图